

否定中石油涨价“请求”的三个理由

■今日视点

号称亚洲“最赚钱的企业”的中石油,在物价持续上涨、通胀压力巨大的时候向政府提出减免成品油进口关税,同时“请求”调整成品油价格。

(3月20日《上海证券报》)不能说中石油的“请求”毫无道理。国际油价站稳100美元高位,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折算只有68-70美元,两者形成突出的价格倒挂,提价合乎情理。然而,即便成品油提价有理,我还是认为中石油的“请求”应予否定。

其一,油品涨价弊大于利。抑制通货膨胀是中国当前的头等大事,也是第一难事。眼下,正是抑制物价以免出现

全面通货膨胀的关键时刻。而油品作为上游产品,其价格上涨必然推动整个产业链的成本上升,进而带动全社会物价上涨。在公众物价预期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油品涨价必然给本已压力很大的通胀火上浇油。若中国陷于通胀,非但经济受累和民生受累,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石油企业也绝难独善其身。两相权衡,中石油局部经营亏损事小,中国抑制通货膨胀事大。

其二,中石油亏损说不过去。按中石油总裁的说法,中石油内部经营结构几大板块,只炼油这块存在亏损。然而,公众看到,即便在自称炼油板块亏损很大的情况下,中石油去年净利润依然高达1456.3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比增长

2.4%。有资料显示,去年中国进口原油1.6亿吨,中石油所占比重不足20%,也就是说,中石油炼油的原油大部分是自己生产的,成本虽高于国外石油生产企业,但肯定远低于国际油价,也低于中石油自称的66-67美元的“盈亏平衡点”。亏损,没有道理。何况,中石油各大板块在财务上是纳入集团统一核算的,为向政府“请求”施压,选择性地避开勘探和生产、销售的大把盈利,单单展示炼油板块的亏损,其居心令人怀疑。

其三,中石油经营压力太小。比较国外的石油企业,中石油的经营压力实在太小,这不但体现于中石油通过控制去年净利润依然高达1456.3亿元利润,而且也可透过中石油进

口量曲线窥见——常在油价最高那个月进口量最大,油价最低那个月反而进口量最少,明显缺少研究与改进进口机制的动力。压力太小,缘于两条:一是垄断之下,包赢不输;二是政府保护,政策兜底。由之养成了中石油的路径依赖,只要国际油价一涨,就笃定向政府施压“请求”涨价,或摊开手等着拿财政红包,绝无两眼向内挖掘潜力的自觉。人们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垄断没有打破、成品油定价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之前,政府若想让石油巨头能够真正多一些责任担当,还得硬下心肠,绝不同意其调价“请求”。否则,有了这一次,就会有下一次,再下一次,乃至无穷。

(李北陵)

胡小燕的“从政愿望”折射出什么

■公民发言

在北京开完两会,全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返回广东佛山,鲜花加掌声,粉丝加媒体,此时的胡小燕大概有衣锦还乡之感。而之前总理的赞扬无疑给了胡小燕以极大的信心,她已不再满足于做一名农民工,她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不排除自己会从政。”

(3月20日《南方都市报》)很显然,在胡小燕眼里,当上全国人大代表不算“从政”,只有当官、当领导才算从政。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一员,她身处国家政治制度的中心地带,这难道还不算从政?在西方一些议会制国家,普通百姓一当上地方议会的议员,就算是正式步入

政坛了,何况胡小燕是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当然,这种误解发生在胡小燕身上是可以原谅的,况且并非只有她才这样误解“从政”,恐怕还有很多人都没有在“从政”与“当官”之间画等号。而其所折射出的问题,一是“官本位”思维还大有市场,万般皆下品,惟有当官高,哪怕是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也不如当个科级、股级干部来得实在;二是人大代表的权威和地位尚未充分树立,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一些人大代表自身,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位高权重”的满足感、参政议政的荣誉感、为时代言的使命感。国人的民主政治意识需加强,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需提速,通过胡小燕的从政愿望可见一斑。(浦江潮)

红火的市长接待日让“官员热线”很尴尬

■热点纵论

市长接待日前市民通宵达旦地排队,有的甚至打起了地铺(3月20日《生活新报》),这本身就很惊人,而这样的事居然又出现在于全国率先公布全市官员热线的昆明,就更多了一丝吊诡。

如果大家记性还不算坏的话,你可以轻易地回忆起“昆明公布官员和人大代表办公电话”引起的巨大轰动。虽然号码公布后也有不少热线没人接,但昆明的相关部门却一直强调:会不断完善热线的接待工作,之后也确实又公布了一些夜间值班电话。关于昆明新政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虽然屡有质疑之声,但舆论总体

上还是给予了相当的宽容。大多数人相信,新政实施初期的种种问题是必然的阵痛,“官员热线”还是能够成为政务公开的助推器、解决民生问题的畅通渠道。

自2月18日昆明公布党政一把手联系电话至今,已经一月有余,但市长接待日却仍然人满为患,以至于相关部门不得不限制每天只接待1200人。这里面的巨大反差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不愿看到的事实——那些轰轰烈烈登在报纸上的“官员热线”,并没有起到预想中的作用。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其实很简单:如果绝大多数民生问题都能在对口的“官员热线”中得到解决,如果对“官员热线”本身的投

诉也能在市长热线中得到解决,市长接待日应该门可罗雀才对。众多市民通宵达旦等待市长接访,本来就是各部门解决问题不力的结果,而分门别类解决市民投诉,用最低的成本解决民生问题,不恰恰就是公布“官员热线”的初衷吗?

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于市长接待日上汹涌的人潮,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于通过“某某接待日”来集中解决问题的思路。但你不得不承认,“某某接待日”的受追捧,仍然有着深深的人治烙印,更与靠制度来解决问题的法治社会相去甚远。而我们又知道,靠成熟的制度安排来解决“问题,是成本最小的方式,而“某某接待日”的集中处理问题,不仅成

本高昂,而且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中奖”的几率实在太低。也正因为“某某接待日”解决问题的成本太高、几率太低,我们才对昆明公布党政一把手联系电话的新政寄望甚厚。我们所希望的是,当所有的部门权力都能在民意通过“官员热线”的监督下变得谦卑,当公开的权力都能高效地服务百姓,那么,“某某接待日”其实也就没有了推出的必要。

但现在,市长接待日的“红火”却恰恰反证出了“官员热线”一个多月来的碌碌无为,这令人何其失望。也许昆明的官员们会说:请再给“官员热线”一点时间。那么,我们还要等多久?

(陈强)

20多米高行吊突然移动 泰兴五名工人摔下身亡

3月19日下午,泰兴滨江镇宁兴机械有限公司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多名没有任何防护的油漆工在行吊脚手架上高空作业时,行吊突然移动,五名工人从20多米高的作业台上坠落。据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消息,事故造成两人当场死亡,另有三人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具体原因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

新厂房里出事了

昨天下午,记者在事发现场宁兴机械公司大门对面的新厂房看到,车间从地面到顶棚有20多米高,厂房几排梁柱之间,横着几排行吊。出事的行吊处于厂房一端的中间位置,地上铺着一些塑料遮雨布。行吊上方还悬挂着几个当时工人们涂油漆用的油漆桶,而地面上也丢弃了几个摔坏的油漆桶。在行吊的下方,有几摊已经干了的血迹,两顶帽子和一只沾满油漆的鞋子散乱地留在血迹边。

一位工人回忆说,出事时间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当时他在厂房外面作业,突然听到厂房内传出惊叫声,“我立即冲进厂房,现场惨不忍睹,有一个40多岁的女的躺在地上,头摔破了,脑浆迸裂。这个女子附近还有几个女子,摔得也都很惨,头上鲜血直冒。”这名工人赶紧报警并通知了工地负责人。随后,民警和120急救人员赶到,将三个伤者送到了医院抢救,此前有两个女子当场身亡。

据他了解,这五名工人都是从20多米的高空作业台上摔下的。“当时有9个工人在行吊上为车间顶棚刷漆。行吊离地面18米高,为

了方便操作,施工方又在行吊上用钢管搭建了四五米高的脚手架,工人们在脚手架上铺了一层竹板后,就直接站在竹板上拎着油漆桶为顶棚刷漆。”

事发当天车间内大部分都油漆好了,行吊一直是由人力用绳子拉动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行吊猛地抖动了一下,“可能是重心不稳,站着的5人就掉了下来,4个蹲着的还好,只是受了惊吓,并未摔下。”

死者儿子眼睛哭肿了

记者多方打听,终于联系上两个工人的家属。姚王镇徐庄村的村民葛明珠在此次事故中身亡。她的弟媳在当地做出租车生意,据她弟媳回忆,事发时,她恰好送一个工人去宁兴机械有限公司,得知该公司新建的产房内发生了事故。

据葛明珠的家属介绍,葛明珠今年42岁,22岁的大女儿刚出嫁不久,14的儿子则在泰兴上初二。

另一遇难工人叫周萍,今年44岁,是泰兴姚王镇上木村人。据周萍的哥哥周云祥介绍,他们是前日晚上7点多,接到村干部的通知,才知道周萍出事了。据介绍,周萍的丈夫因动过三次大的手术,失去了劳动能力。而

18岁的儿子在南京一高校上学,昨天上午已赶回。听说母亲过世后,周萍的儿子眼睛都哭肿了。

周云祥称,现在他们要求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找到事故责任方和随意按动行吊的那名工人。“只有在搞清事情真相后,才能谈赔偿等其他问题。”

安全措施有没有?

参与抢救的工人透露,发生事故前,这些油漆工人已经在该厂房工作三天了。“要是有安全措施,脚手架上装上安全防护网或是系上安全带,估计事故就可以避免。”一工人称,所有油漆工在行吊上施工时,均未系保险绳,脚手架上也未安装安全防护网。事发当天,9名工人站在竹板上,行吊下面则有人用绳子拉着行吊移动。从厂房顶棚下一端油漆好一部分顶棚后,下面的人就拉着行吊再往前移动。后来可能是电工按下了行吊电闸,上面的工人毫无防备,就坠落下来。

多名家属质疑,为何尚未施工完毕的行吊会突然启动,为何工人高空作业时,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目前,这些疑问还在调查中。

相关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

事故发生后,泰兴市有

关方面提供了一份事故救助处理工作的报告,内容大致如下:

“3月19日下午,泰兴市滨江镇宁兴机械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内发生一起建筑施工伤亡事故,事故当场造成两死三伤。当日下午2时41分,该市宁兴机械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工地上,5名工人在对车间顶棚进行油漆时,不慎从车间行吊上坠落。其中2人当场死亡,3名受伤工人被紧急送往泰兴市人民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为有效开展救助工作,该市迅速组织了人员救治,积极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同时,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另外,该市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全市建筑施工企业3月20日全面停工一天,深入开展安全教育和隐患排查,落实安全防范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目前由该市公安局牵头,泰兴市检察院、监察局、总工会以及滨江镇政府等部门已经着手全面调查此事。相关的责任方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事故具体的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快报记者 李绍富 刘国庆

好警察一天工作近20小时

全国散打冠军凌晨猝死

3月18日凌晨两点,季加武拖着疲惫的身躯入睡,却再也没有醒来。43岁的年轻生命在睡梦中猝然结束。

季加武生前是江苏泗洪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武警总队工作的他,还曾获得过全国轻量级散打冠军的称号。这个整天在外忙碌晒得黑黝黝的男子,在他人眼里,是个身强力壮的人,但再强壮的人也经不起一天至少工作近20小时的强度,季加武就在这种工作状态中透支了自己的生命。

昨天上午,季加武的追悼会在泗洪县殡仪馆举行,江苏省省长助理、公安厅厅长黄明敬献了花圈。

生命最后一天全中心工作

1965年出生的季加武是江苏泗洪人,在上海武警总队服役期间,他曾获得过全国武警系统轻量级的散打冠军。后来考虑到父母已经年迈,夫妻两人长期分居两地,他毅然放弃上海的优越工作、生活条件,回到泗洪,担任泗洪公安局巡警大队副大队长。

3月17日6时40分,老季的手机响起,是城区巡防大队十一队队长杨成文的电话:“季大队,这边正在盘查一个嫌疑人,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入室盗窃的。”老季听完后,拿着衣服就冲出了家门。在城区跃进桥附近,老季看了看眼前的嫌疑人,对杨成文说,“放人。”“这个人不像,因为现场情况很乱,指纹脚印很多,而且还有几家丢了几个玩具,说明嫌疑人是新手,并且是个未成年人,而你们盘查这个人年龄偏大,鞋码较大,不符合条件!”老季解释。

10:30,督察完早上巡逻工作以后,老季来到位于交通

见的倒是这些场景——先是“恳求”,继而“哭求”,最终“跪求”,假如问题得以解决,那就谢天谢地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法律和道德错位了——明明是法律范围内的“拒绝未成年人上网”,却需要用道德手段“求网吧”来解决。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依法规范网吧”的效果未必比得上“求网吧”。比如孙某说:恳求后,至少南桥寺附近一些网吧不再让孩子上网。但横幅总有撤掉的一天,宝马四处“旋圈圈”终有结束的那天,那么以后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又该怎么办?莫非等待下一个出来“求网吧”?还是我们终于等来严格和可以问责的执法?(李辉)

“魔鬼教练”铁腕柔情

在3月18日这一天,他手下的近200名队员,还在等待着他的训练。对于这个在武警队伍历练了5年,有着全国散打冠军称号的人来说,训练队伍非常严厉,落下了一个“魔鬼教练”的称号。

2002年5月,季加武受命组建泗洪县城区保安巡防大队,招募了180多名保安。队伍组建之后,季加武就展开了魔鬼般的训练,有时候一个倒地动作就会训练上十天半个月。有一次,宿迁政法系统大比武,季加武带出来的这支队伍竟然战胜了身经百战的武警部队,得了第一名。

在季加武的带领下,5年来,城区巡防大队共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3000余人,其中刑事拘留350人、行政拘留800余人;仅2007年就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562人。

但季加武也有柔情的一面。2008年春节前夕,城区巡防大队教导员张威同志不幸患重病住院。老季主动捐赠1000元为张威同志治病,并先后数次前往看望。就在老季去世的前一天,他还从家里拿来500元钱交给内勤,嘱咐转交给教导员治病。

通讯员 沈官轩 宿官宣 快报记者 朱俊俊